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甞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名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

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

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為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閎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

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

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

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别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為精義之説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

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寛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㫖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个敬此為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

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

文定學始聞程氏之説尋以鄉貢入大學一旦歸隱故山從臣薦之名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為福建帥司准遣奉祠改秘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静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説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隂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盖

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
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
閣閣老新裁另角冠（時劉珙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
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静
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五峯見
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因别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
好為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
更好似為籍溪解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
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
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
其切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
在救其本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
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
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灸其
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

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為正字當奏事

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

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

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急起而用之

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

先生獨極意顯言無所避疏入即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

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猝不見
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
為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温良弱冠而學有志四
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于鄉乃獻王
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惟蜀之
莊公乃東脩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
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漁於溪或圃於

罔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
樂逍遥相羊我心悠悠歲月於荒華髮斑衣名聞帝
旁弓旌咼来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隐彌彰乃命典
教於梓於桑作人之功於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册是
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
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
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

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
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
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
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疾自以不堪
吏責遂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
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

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禄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即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

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游亦皆海内名士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閭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罷識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宗廟泣别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名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塋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琵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詞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衮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

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一義為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捷裂泮奐沛然流出於胸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

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寛厚為治至哉

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為

澤薫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因窘而節人有怨

心令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

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

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

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

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闓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蜕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玶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為

作銘

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於腹閟其神兮硜

然一作萬物皆春含我靚罷寶懷若人兮主静觀復

修厥身兮與時皆詘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泠然者

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

亨貞之意則託兹罷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追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遥知心所懐寧非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欝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

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娸棲棲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

樂府諸篇不雜近世雜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

暢時輩少及晩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

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為法庶不失

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

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

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為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歳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弱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其竊窺見其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為學門户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屬疾其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誥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

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
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其末有勉力大業
之語其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

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
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為孤聖道絶後學何如笑曰屏
山只要説釋子道流乃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

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説許多話耳竝朱子語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數臣薦詔詣闕未及名見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為文肆

筆而成滂沛閎闊淩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

生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

天下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

其書而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衣下

帷然膏潛抄而黙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

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

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録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踐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彦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説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為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録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曽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

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拓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

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為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庵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没深以後事為寄且戒其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其如子侄既久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財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户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劍之劍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

生為季子晚以一子舉進士試吏旁郡吏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論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葢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

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微而品彚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

洞然泛應曲酧發必中節後學答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乃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

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

矣恐於融釋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

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

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有

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邪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門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縣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

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

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人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畆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曁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云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

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
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
未獲施退未及傳殁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總
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
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
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
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
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

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兹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云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説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

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閙如何看得道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别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

曰先生甞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

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个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个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慿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久慿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

畢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

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劒州尤溪尉監泉州
石井鎮紹興四年名試館職除正字丁内艱服闋
名對改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
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歴司勲吏部兩曹兼
史職如故修揺宗實録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
承議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
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
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爲

舉子文即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

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

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

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

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䬸沓渾浩

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

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閩𪊟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示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

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

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跖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為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茍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又言宜鑒

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神罷尊安而基祚强固矣

金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珵等共疏言曰金方吞噬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為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我蓄銳待時為和之說以撓我耳金之和使即

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金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為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戲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

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皆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

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為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為辭遜為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淡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

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奬如不及至於邪佞猥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畧無憂懼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一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閒自稱曰仲晦世為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弟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

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懐其德不忍

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

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

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

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

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

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

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熈元

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㹞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

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宫
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
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兵
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
福宫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
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
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
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宫觀四月

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興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宫又除河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宫觀除廣西經畧辭四年復辭鴻慶宫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説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御批與宫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

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
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詔仍
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請
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
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
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
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
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

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昔者曽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逺揣其氣象知顔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

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悳悳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駃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跂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傅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既而稟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兹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説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説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

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令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涖職勤敏纎悉必親廨有燕坐之室更名

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

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

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

論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

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

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懐自安之

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乎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賔客願陛下無自而知之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兵戈起人皆趍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敵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倖方張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敵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

先生與魏艮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
贈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葢九州頃登文石陛
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
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
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
眼底無全牛惟玆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
匪為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别語
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

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
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
知太極緼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
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
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
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
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
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然未甞為學者道

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

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録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錢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傳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趍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

示人然辨析毫厘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丈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

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為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

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税正縁二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羸餘則不免二税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寛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

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亡恥之士夫以
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
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即位之
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
人是以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
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
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

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

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鶩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

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

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酧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

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

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盖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

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

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乆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猥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

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徳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熳媟狎竒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

其私邪之閑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

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葢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淅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咈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

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

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葢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

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

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為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所望

於君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戊申封事之末有曰日月愈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顔白髪已迫遲莫而切仰天顔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為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奏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寘

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葢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為講官即位翌日召為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

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
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
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先生惶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為本以平
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

言韓侂胄於太皇為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内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為憂因疏牘儆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内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

畧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即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内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為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于先聖先

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

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玆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

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具創為偽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

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為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痞膈之證醫者頗用駃藥乙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

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揺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揺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葢亦

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

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搭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範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

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劉彌正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

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為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静静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寛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歛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

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厶初為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個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個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積累漸漸

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説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説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歛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説則是守个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

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

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𠃔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

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个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

語甚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鏡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

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

某後來方曉得他説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

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

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

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説看合與不合凡

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舊見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它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

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

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内意隨文解義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

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

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其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

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著落然後斷

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

註簡静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删來但人不

著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

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胷中判然矣如今讀書

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

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

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

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

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

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

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巴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甚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

是聖人説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子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子細

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甞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工夫真个是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

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偏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

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静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歴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歳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盍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

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
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
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
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
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
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来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
其懽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

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

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

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㫖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歴時未久微言
大義鬱而不章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
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
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
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别以
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
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
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

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徳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

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葢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

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

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歴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驗人才

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

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

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

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

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

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

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黃勉齋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葢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上全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

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
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
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
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
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
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
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

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駈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麄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則終無入徳之期葢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

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

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説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己意彙别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藴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

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
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甞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
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
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
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
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

序以破後儒之臆説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温柔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説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

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尺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

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榛穽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

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

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歴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别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説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絶一世葢其包涵停蓄溥博

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論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絶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徳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

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轥轢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

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茍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

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脱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為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適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

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

撰行實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二